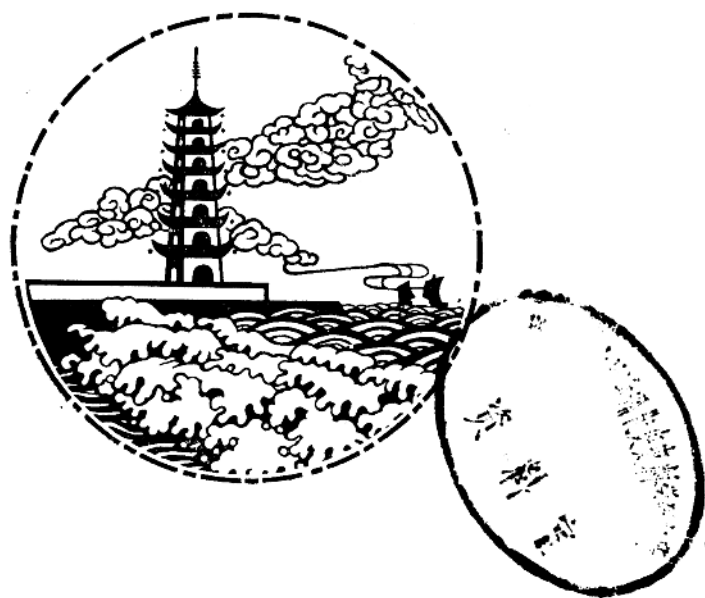


11. 94



第 期

海寧文史資料

22

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海宁文史资料

第四十七期

目 录

- 一、清代的海宁围棋国手 柴 草(1)
- 二、丝绸之府话“蚕花” 朱关良(3)
- 三、民国廿三年硖石迎灯记略 邬克俊(6)

1992年9月1日

清代的海宁围棋国手

柴 草

在中国围棋史上,弈莫盛于有清一代,而清代数浙江棋风最盛。杭嘉湖及绍兴一带,名手辈出。自清初棋圣黄龙士后,清代最负盛名的“第一围棋手”大多是海宁人,因此海宁亦被视为名人辈出的“围棋之乡”。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海宁县有一位卓越的围棋大师出世了。他就是后来独步棋坛号称“第一手”的范西屏。西屏名世勋,他父亲因“好弈,破其家。”世勋三岁时看父亲和别人下棋,就在一旁指指点点,为棋友们所注目,都说此儿将来定成围棋名手,他父亲听了,自然很是欢喜。世勋的父亲性虽好弈,但“弈卒不工”,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儿子身上。他先让西屏跟海宁郭店的棋手张良臣学棋。范西屏天资聪颖,在七、八岁时即能与张相抗衡。不久张良臣感到自己渐渐不及学生了,便向范父告辞,建议另请高明。范父遍访浙省各地,最后在山阴(今绍兴)找到了当时浙江的围棋高手俞长侯。俞当时虽未能跟国手徐星友、梁魏今、程兰如相比,但也是浙省首屈一指的大师。从此范在长侯的指导下棋艺大进,十二岁时即与其师并驾齐驱了。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就在范西屏出生的第二年,在海宁又诞生了一位围棋大师施定庵。定庵名绍闾,字襄夏,他家世代书香,是海宁的名门望族,他父亲工诗文,擅书法兼画兰竹,晚年焚香抚琴,优游林泉。他父亲因定庵“生性羸弱,性拙喜静”,故让他先学琴,后学弈。

范西屏十二岁时的惊人进步,使同里的施定庵大为羡慕。他在后来所著的《弈理指归》自序中云:“同里范西屏长予一岁,从越郡俞长侯夫子游,年十二与师齐名,因慕而从学。”

施定庵小时虽然生性拙静,但在学棋上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初,师受三子,来岁与范争先”。他的棋艺很快就能与范西屏一争高下了。

就在施定庵拜师后的第二年,俞长侯带了两个高徒去杭州拜访当时已七十八岁的棋坛老将徐星友。“徐叟星友受三子”与两位小将弈,并复盘作了精辟的讲解,使两位小将佩服万分。徐还将自己所著《兼山堂谱》赠与两人,两人“潜玩数年”,后又遇梁魏今、程兰如两前辈“受先数局”,获益良多,从此棋艺大进。

雍正元年(1723年),范西屏十五岁时与其师俞长侯对弈,受先十局,而俞皆北。次

年，范西屏即以第一人名天下，成为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围棋第一高手。袁枚的《范西屏墓志铭》中云：“有清弈国手曰范西屏……十六岁以第一高手名天下。”而施定庵成全国第一高手的时间比范西屏略晚，淞江张世达在《弈棋指归图序》中说：“定庵在西屏成第一手后，未数年遂成为当代第一手。”

范、施两人正处于有清一代的全盛时期。这两位海宁人的围棋水平代表了全国的最高水平。当时棋风炽盛，强手如林，他俩与梁魏今、程兰如两人同列“清四大家”，而梁、程两人棋艺不及范、施；又当时如李步青、胡肇麟、童和衷等全国佼佼者皆须范、施两人受子。

范、施两人棋艺相当，一时瑜亮，而棋风不同。范出身贫寒，为人简朴，性格放荡不羁，故“棋风道劲”，奔放幽远，出子往往出人意料，奇奇怪怪，“其不坠困于古也。”而施出身名门，自幼读八股文，工诗善琴；棋路精密细腻，棋风老成持重，精算、苦思、落子迟缓。据袁枚《小仓山房文集》载：“时惟施绍闾善，相亚然，施敛眉沉思或日昃未下一子，而世勋嬉游歌呼，若不经意。”

乾隆四年（1739年），施、范两人在平湖对弈，后世称为“当湖十局”。当湖是平湖的别称，当时范三十二岁，施三十一岁，正当青壮年，思路敏捷，棋艺正在顶峰。两人的十局对抗赛无不精彩绝伦、出神入化。结果旗鼓相当，胜负参半。清末棋艺家无锡的邓无镡所著《四大名家弈谱》中有“范、施十局”特辑。“当湖十局”代表了我国近代围棋的最高水平。

范西屏中年入赘江宁为婿，收太仓毕源、邗江卞文恒为徒。乾隆二十九年客居扬州，得到“两淮盐运使”高恒的赏识，被聘为幕僚。从此专意于写作，后以高家花园中古井“桃花泉”来命棋谱书名，著《桃花泉弈谱》行世。范卒年不详。

施定庵晚年也客寓扬州，授徒著述。他的徒弟有淞江蒋昂霄、李良等人。他五十三岁时花了四年多时间著录《弈理指归》。此书比《桃花泉弈谱》略早。这两本著作是我国围棋谱中的两颗明珠。

过了五年，施著《弈理指归续编》，此书为“入门妙诀”，但定庵未及刊而卒，卒年约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左右。

施、范之后，在嘉庆、道光年间爆发了鸦片战争，清代也由盛及衰。而棋坛也因施、范两人的去世而后继无人，一些所谓的国手，远远达不到施、范的水平，直到清末，才又出现了陈子仙、周小松“两大一流国手”。子仙名毓性，是海宁人，他是清末成名最早、年纪最轻的第一流国手。生于道光初年，十二岁成国手，卒于同治辛未（1871年），年未及五十。

陈子仙的父亲“以好弈倾其家，晚年栖身于破庙中，而嗜弈如故。”子仙承父志，“幼谙棋理”，十岁头上他父亲带他去常州拜国手董六泉为师，当时董已年过花甲。子仙受

国手指点，十二岁便跻入国手之林，名噪远近。

据常棣华《子仙百局图》载：“海宁陈子仙，咸同以来，海内咸推第一手。”他当时与前辈国手或同辈佼佼者弈棋，往往出奇制胜。有一次他跟徐耀文角逐，“虽旗鼓相当，而神机妙算要以毓性为上。”同治庚午四月，满洲英宫保给陈去信说琉球（今日本）有一杨贡使（字光裕）将抵淮扬，于弈棋之道非常自负，因考虑到东南国手没有比您水平更好的，请您去与他一战以示中国有人。子仙马上赶去，贡使听说陈子仙要去迎战他，遂不辞而别。陈子仙乃冒暑南还，不久病卒。

相传，当时只有陈子仙的师兄周小松是他的对手，在清末自陈、周俩人之后，再没有出现第一流的国手了。

陈子仙中年早亡，所著不多，有自订《宝忠堂棋谱》若干卷。

据《尘奁见闻录》说：“围棋施、范之后，以陈子仙为最著。子仙十二岁即以第一国手闻，盖历来国手中最称年少者也。”由此可见当时对海宁棋手施、范、陈三人的评价之高，也显示了海宁三棋手在中国近代围棋史上的杰出地位，为吾邑争光！

丝 绸 之 府 话 “ 蚕 花 ”

—— 海 宁 的 “ 蚕 花 ” 风 俗

朱 关 良

说起蚕花，海宁人民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海宁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历来适宜种桑养蚕。乡民以蚕为业，世代相传，与蚕桑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它和整个杭嘉湖平原一起，成为誉满天下的“丝绸之府”。

“蚕花”，这里并非指真正的花卉，而是蚕农期望生产丰收的一种象征和寄托。原来，蚕的一生，要经过四眠才变为老蚕，上簇作茧。蚕到四眠（俗称大眠），海宁蚕农习惯将“眠头”捉起来放在“考盘”（藤制盛蚕工具）里过秤（有考试蚕宝宝成绩之意），以预计今年蚕茧的丰歉。并以一斤大眠蚕采一斤茧子，为一分“蚕花”，一斤采十斤，就是蚕花十分，以此类推。海宁人祝贺对方蚕茧丰收，常以“蚕花廿四分”为吉语。其实，按照蚕的生长规律，能采上十分蚕花，就很不容易了。“蚕花廿四分”，只不过是一种好口彩和愿望罢了。

为了祈祷蚕茧丰收，海宁乡俗在“蚕花”上是大有讲究的。诸如“唱蚕花”、“接蚕

花”、“讨蚕花”、“轧蚕花”、“戴蚕花”、“扯蚕花”、“盘蚕花”、“望蚕花”以及“演蚕花戏”、“扫蚕花地”、“养蚕花猫”等等，不胜枚举。它反映了海宁蚕农对发展蚕桑业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所倾注的一往深情。

新年伊始，海宁乡间“唱蚕花”者甚多，俗称“唱马明王”。演唱者肩挑“蚕花担”，上供一尊小蚕神，沿村敲小锣吟唱。每到一户，便将一张纸印蚕神贴于门首，说是“蚕神到，看蚕好！”主东家均来者不拒，并赠送一些白米、年糕为酬劳。蚕神，即“蚕花娘娘”，又称“马明王菩萨”。海宁有长篇叙事歌谣，即便是“唱蚕花”了。故事情节大致与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四相似。说是一女子身裹马皮而变。歌词如“马明王菩萨下凡来，身骑白马坐莲台；马明王菩萨到府来，到僚府上看好蚕；马明王菩萨出身处，出身东阳义乌县；吃了一杯齐心酒，各自用心看好蚕……”故此，海宁习俗过年请神，也同时要请“蚕花菩萨”，年初一见面，都互祝“蚕花廿四分”。

“接蚕花”，一般在“待佛”（是海宁乡俗祭祀神灵的一种大型活动）仪式中穿插进行。“骚子”（待佛仪式中的演唱艺人）唱《蚕花书》接蚕神，主东君参拜毕，由“骚子”将一杆秤、一块红绸、一张蚕种和一份蚕花马幛交给女主人，一边唱道：“称（秤）心（星）如意，年年有余。赐下蚕花马幛蚕花纸，看得好蚕势，采得好茧子，踏得好细丝，卖得好银子，造起几椽高厅大房子……”然后，女主人将蚕种和蚕花马幛收藏起来，待蚕茧丰收后，再行“谢蚕花”（酬神）。

每年清明前后三天，海宁斜桥、周王庙一带的“蚕娘”，习惯到附近“划船漾”去上王坟（传说是宋高宗赵构的妹妹死后葬在这里，人们亦把她当成蚕神）。届时成群结队，烧香点烛，祈求蚕花茂盛。此举俗称“讨蚕花”。

清明夜，海宁乡俗家家“过清明”（即请神），其仪式与“过年”相仿。所不同的是供桌上还多了一只“蚕花盘”。“蚕花盘中三件宝，蚕种、铜钿、蚕花毛。”蚕种，即当年养蚕的种子，用红绸包成四方，置于盘中；蚕种上面放一根色彩鲜艳的“蚕花毛”，“蚕花毛”是过年时从“年鸡”上拔下的翅毛，作为掸蚕蚁用的工具；蚕种旁边放着二十四枚内方外圆的铜钿，表示今年“蚕花廿四分”。祭毕，将“蚕花盘”端至大门口朝天地三拜，然后一手托盘，一手持烛，迎至房内，将“三件宝”保存好。养蚕时点此腊烛，称为“蚕花腊烛”。点时烛芯结花，亦称为“蚕花”。此举俗谓“请蚕花”，并有“清明大如年”之说。

蚕房忌鼠，鼠则怕猫。故一般蚕农家家有养猫之习，并被称为“蚕花猫”。猫产仔，亦以养蚕季节为产期，分别称其为“头蚕猫”、“二蚕猫”、“五蚕猫”等。清明之夜，各户女主人都在自己的家门口用筷击碗。其间，“叮当”声四起，“猫——咪咪”的呼叫声此起彼伏。俗称“呼蚕猫”。蚕农以为呼了“蚕花猫”，蚕期老鼠就不敢再来捣乱了。有的蚕农还在蚕房里另置泥塑“蚕花猫”，用意亦为驱鼠。

每年农历二月初五、二月初八，海宁的袁花、黄岗、黄湾等地，有“轧蚕花”之习。是

日，小镇狭小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养蚕的新媳妇、大姑娘们头戴蚕花，只拣热闹的人群里挤，以“轧”为快。有“越轧越发，养蚕大发”之说。蚕乡二月，是蚕前季节，届时竹、木、铁各类蚕具亦应市而设，蚕娘们轧完蚕花，各自选购一些蚕具，欢欢喜喜而归。

海宁斜桥、郭店、周王庙等地的蚕农，习惯在养蚕前要请班子在蚕房里演一场羊皮戏（即皮影戏），谓演“蚕花戏”。演出时供上蚕神，点起香烛，打打唱唱，热闹一番，被称为“闹蚕房”。演毕，将用棉纸做成的幕布揭下来，糊在蚕匾上（竹制盛蚕工具），以求蚕花茂盛。这种棉纸，又称“蚕花纸”。

养蚕开始，海宁蚕娘几乎千篇一律地在发边戴起“蚕花”。“蚕花”，是用彩纸剪扎而成。戴蚕花养蚕，以图吉利。有的妇女嫌纸花不耐用，有用彩绢扎成的，或用一个茧子剪成数瓣，染上色，叠成花，插在鬓边，煞是好看。这种“蚕花”，不但鲜艳光亮，而且经久耐用。“戴蚕花”习俗，相传起源于春秋时为西施所创，逐渐形成蚕乡妇女的特殊装饰品。

在海宁，蚕花还与生活息息相关，乃至婚丧、生育都离不开“蚕花”。小孩一落地，第一件衣裳都用染色棉绸所制。男孩穿红，女孩穿绿，有“男红女绿，看得好蚕花”之说；姑娘出嫁，都少不了随嫁桑苗、蚕种、丝绵兜，且在每一件嫁妆上都要系上一绺红丝绵作为装饰，象征着女到男家要以养蚕为本，祝贺蚕花茂盛；新婚次日一早，新娘的头等大事就是“扫蚕花地”。这种扫地与往日不同，不是把垃圾扫出外，而是由外扫进里，以为把“蚕花”扫进来，日后能看好蚕；人死以后，在丧礼中还专门有“扯蚕花”和“盘蚕花”两个仪式。“扯蚕花”在入殓前举行。按死者亲属的亲疏为序，各由一对夫妻将一张丝棉兜扯大，恭敬地盖于死者身上，从上到下，一层又一层，亲属越多，丝棉盖得越多，也就越体面，以为让死者保佑蚕花茂盛；礼毕，亲属列队，由近亲至远亲依次，每人手持点燃腊烛，道士一声磬响，队伍绕死者遗体缓步顺时钟形连盘三周，口中念念有词，祈祷在天之灵，保佑“蚕花廿四分”。此举称“盘蚕花”，礼毕，主东快步奔入房内，亲戚迅速跑出门外，出门槛即将腊烛吹灭，放入口袋。等养蚕时点此腊烛，亦称“蚕花腊烛”。

海宁乡俗在养蚕期间，凡亲朋邻里一律停止走动，连官府衙门也要暂停催征，一直要到四眠上簇才解此禁。此时，亲朋之间便挑着枇杷、粽子、灰鸭蛋（即咸蛋）互相走访，俗称“望蚕讯”，看看今年亲戚家能采几分蚕花，故又称“望蚕花”。在这里，“蚕花”又成了衡量蚕茧丰收的专用名字了。

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海宁的风俗也在移易。建国后，随着科学文化的普及，原来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风俗，有的自然淘汰，有的则保留其传统形式，却改变了其内容。诸如“轧蚕花”之举，目前形式依旧，内容已变成了物资交流的盛会。但极大部分有关“蚕花”的风俗，仍保留至今。

“蚕花”，仍是丝绸之府的特有的风俗。

民国廿三年硖石迎灯记略

邬克俊

读了廿九期文史资料沈松年同志所作的硖石灯彩后,使我回忆起民国廿三年那次盛况空前的迎灯。

迎灯第一夜是阴历正月初四日,先有米市街扎就一只白毛大狮子及各种小型彩灯,从米市街出发,走中宁巷、经小街、走相院桥、进河西街、过北关桥朝南走河东街,经北大街、南大街上新桥返回米市街。这是第一夜。接着,硖石镇各街坊、纷纷响应,扎灯迎出。凭我记忆所及,是年迎出的亭台楼阁,略述如下:平台、沁芳亭、鸳鸯亭、滴翠亭、品字亭、三辰亭、跳狮台、菊亭、雪艳台、梅亭、采莲船、仙鹤亭、双亭、秋千台、晚翠亭、富贵亭、百花台、五亭桥、老虎亭、丰乐亭、吟风啸月亭、宝塔、桥亭、凌云阁、活彩台、玲珑阁、青龙亭、双塔、牛灯等等。这些大型灯彩各具特色。例如,平台在迎出时,台上扮演戏曲,每隔三四夜更换一次。有《西厢记》里的莺莺操琴、拜月、崔夫人拷红;鸳鸯亭一对鸳鸯在水中一上一下,自由戏水,一忽儿双双跳到假山上扑打双翅,形神逼真;富贵亭的假山上装有一只猫,两只蝴蝶腾空飞入亭中时,假山上的猫便伸出前脚去抓蝴蝶,当蝴蝶隐没了,猫的前脚又随即缩回;三辰亭明亮澈透,象征着日月星辰的光辉普照大地;菊亭整个亭子是千姿百态的菊花,其中有两枝菊花更感突出,一枝是金背大红,一枝十丈珠帘。那枝金背大红的花瓣,正面是红色,背面是黄色。那枝十丈珠帘全是细而白的花瓣,长的有五六寸;梅亭点缀着的各种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腊梅,整个亭子的飞檐翘角上挂的小花篮均是精心制作的各种梅花,亭内竖有一副大红针刺白色字体隐花的圆型对联,其联曰:“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占天下春。”在柔和灯光照耀下,颜色更加斑斓夺目。除了以上各式亭台楼阁外,还有不少的小型灯彩,花鸟虫鱼飞禽……等,还有制作精细的盆景、花篮。灯上的字画均由硖石镇上有名书画家题写,字体有正草隶篆、石鼓文等,内容以唐诗宋词为主,根据诗词内容配上画面,真所谓诗词字画并茂。

到二月初,有的街坊扎的灯基本完成,就开始迎演灯。初十以后是迎灯最盛时期,千灯争奇斗艳。当时硖石街道狭小,分河西片、河东片,轮流迎出。每天贴出通知,通告集中地点及走的线路。各店铺搭起看台招待亲友观看。游行队伍先由火把开路,接着两面大锣鸣锣开道,后面两块行牌,如某某坊某某灯,紧接着各种小式灯,后面是锣鼓、精制细作的花篮、盆景,紧跟着一队6到8人的丝竹人员,笙管笛箫琵琶等乐器合奏,有时奏梅花三弄,有时奏平沙落雁,有时奏风入松等,悠扬的丝竹,悦耳动听。游行队伍进程缓慢,因为有的看台上准备好糕点、香烟、银元等等,看到台头接近时,放百响表示欢

迎，台头就在看台前停下，任其观赏，看台上的人就将糕点香烟赠给迎灯队伍。如有扮戏的孩子，还赠送给孩子银元一元或二元，并赠送给孩子袜子、衣料等。采莲船上的两个采莲姑娘，迎出去常获可喜的馈赠。最后，坊里呈上谢帖给看台。迎灯扎灯的经费来源，基本上自愿乐助，也有劝募的，也有独资扎灯的。如西南河唐源兴磨坊老板唐勋祖，人人叫他唐家四伯，他和唐雪卿、唐云卿两个儿子扎就一条水牛，形象逼真，并物色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骑在牛背上，手拿一支笛作吹笛状，参与迎出。还有一位沈叔英，他也独资扎一个凌云阁，请来了十多个扎灯好手，供膳宿，发工钱，扎好后亦参与每夜迎出。每夜迎到天将黎明时即行停止，但迎灯的人们兴致很高，并不感到困倦。又因分了河东片、河西片，每隔一夜轮流迎出，迎一天休息一天。在迎出的大型灯彩中，最珍贵的要数珠帘伞，迎出夜数不多，因为一顶珠帘伞迎出去最少要三个人：一个人掌伞，一人手拿一根一公尺多长竹竿着地敲打，好让掌伞的人行走方便，一人搨着一付夹板，如遇有发雨点或突然起雾，就把珠帘伞卸下，装入夹板保护起来。

民国廿三年那一次，迎灯的时间最长。从正月初四起迎到三月初五方才宣告结束。在迎灯期间，生意兴隆，尤以饮食业、旅馆业最为突出。为了接送观灯旅客，开往各地的轮船加班往返，火车有南京专车。沪杭路上，除了列车正常行驶外，嘉兴到硖石增开区间车。迎灯结束后，各个亭台楼阁拍照留念。后来还特意运往上海半淞园摆灯展出售门票，不数日又运往广州及香港展出，均获好评。最后运回硖石时所剩的不多了。因为经过三处展出，有外国人看中了买去的，有的损坏了的。事后，东南河有位评弹演员李伯康编了一只开篇，唱词中每句都嵌有这次盛灯的亭台楼阁名称。可惜大部分忘记了，现将记得的几句以飨读者：

牧牛童吹笛杏花村，采莲女荡舟五亭桥，灯塔指君登彼岸，劝君莫学吟风啸月风流事，日月星辰号三辰，秋千架前晚翠亭，鸳鸯戏水沁芳亭，平台扮戏是西厢，祝愿全境富贵万万年。